

行邊紀聞

行邊紀聞

據明嘉靖刻本影印

國立北平圖書館
善本叢書第一集

行邊紀聞叙

國家皇稜四抗統一寰宇際天所覆悉主悉
臣溪山嶺海之區凡負顛方趾編髮椎髻者
以億萬計莫不稽首奉琛歸命 天府

皇祖各仍其舊而君長之俾世厥土二百年來
請傳襲守職貢供調發奔走從事幾內臣矣
碩豺狼之性易怒而難馴豕突鴟張間歲竊
發當事者恩威劑量少失機宜即剽掠四出
流毒千里以至下殄民生上厯

宵旰憂國之士未嘗不撫膺興歎焉古杭田
先生汝成者當世大儒也由進士出官廣右
受寄雄藩適當思田之變馳驅兵間周旋贊
畫凡兩閱歲而後定迺以耳目之所親經畫
之所具者以次錄之命曰行邊紀聞君子曰
是足以宜今而善後矣夫紀地利則負險者
失其憑紀宗系則考世者得其據紀狡偽則
羈勒之防宜慎紀禍亂則疆圉之守當嚴紀
撫臣之建立則勸懲備紀群工之贊議則衆

策舉紀將士之戡定則示威遠紀幅員之寧
謐則爲慮大觀者不待考圖按籍而制變防
微之策固已了了於目中矣夫廣右之夷思
田爲最大斷藤峽爲最險雲貴之夷安氏爲
最驕持勦議者固已難之矣然奪其險隘離
其黨與植其宗以爭之官其貳以疑之扼其
要以疲之擾其耕以饑之多方以誤之迭肆
以撓之設官鳩衆以臨之嚴兵肅令以懾之
先生之策具在也按而行之彼固無所用其

大雖有崇山密菁吾將衽席之何用驕哉昔
太史公之紀漢事南越東甌備列紀傳矣至
西南夷之叛服尤致詳焉而皆爲論著以明
其意非侈談也亦以身爲史官載筆於玉堂
之上不爲宣揚威德以明疆漢之廣大後
世泯泯無聞惡用史矣趙充國受命平羌不
希功於旦夕也審形便計利害守便宜循而
行之終底厥績蓋戰勝之形定於未戰固老
成之長慮哉先生綜聖學具史才值隆熾之

會受贊聞之責遭時觀變功成於指顧之間
退而述太史之意以光令圖續充國之術以
虞後變其為 國家長久之慮至深遠也願

當與裨官野史槩論哉儒爲諸生時喜經濟
大畧得茲帙於十載之前據爲私寶將持此
以贊 廟堂之末議今守一官無足爲計矣
迺出而梓之以公於天下俾籌邊之士求有
鑒焉則雖請纓繫組何必爲古人之盛事哉
區區越俎之餘忠世必有諒余之心者矣遂

述其意而僭叙諸簡

嘉靖丁巳冬十月朔日雲間顧名儒撰

行邊紀聞目錄

岑猛

岑璋

趙楷

李寰

黃琬

斷藤峽

奢香

安貴榮

田琛

楊輝

阿溪

阿向

雲南

猛密

蠻夷

行邊紀聞

武林田汝成著

雲間顧名儒校

岑猛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叙漢武陰侯岑彭
後宋元間世爲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
田州歸附

高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爲知
府溥二子長獠次即猛弘治六年九月獠以失愛
弑溥江中土目黃驥李蠻發兵誅獠旣而驥蠻有

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
備副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思知府岑濬以兵
衛猛濬方豪舉行兩江驥遂賂濬脅猛分地昇驥
始兵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
驥復以猛奔思思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
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兵
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構釁不可居
解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
田州猛走免濬偽以族子洪爲知府十八年都御
史潘蕃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濬敗死

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
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爲田州府同知猛撫輯
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遷
知府爲重乃言督府征調願先鋒而督府旗校至
田州者猛率厚賂結懽譽猛者籍甚會江西華林
洞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標掠民
皆徙村避之爲之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
不測黃狐眇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邏柴棘頃之賊
平金䟽猛功伐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然
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攫賂如曩時于是浸

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
怨必報當而後已或言猛畜不軌都御史盛應期
持此惴猛冀墨其貲猛頽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恚
恨疏猛旦暮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御
史姚鏞代之謨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舉而鏞子涑
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御史謝汝儀與鏞有隙
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鏞眊
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涑書誣涑納猛萬金鏞
皇恐乃再疏請征猛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鏞偕
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

李璋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朝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母交鋒乃裂帛書狀陳軍門言蟣虱小臣非有他意惟天官察之鎮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正堯隘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籍此報猛乃其言誘猛走歸順鳩殺之斬首歸官軍語在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祿匿民間鎮見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

治田州

上從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
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蒲去御史石金代
之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紘僉事張邦信又素
不爲鎮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僞以肖猛
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
趾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旦暮不保靖江諸宗室
沟沟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鎮罔上寡謀攘
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大怒以璽書切責鎮落職而吏部右侍郎桂萼禮

部右侍郎方獻夫交章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

上從之勅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守仁家居鎮守代未去欲征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僉事張邦信適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使發檄東西交窺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鎮大怒疑左右胥掾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鬱鬱守代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服弁聽命而守仁碩益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

七年二月至南寧使人約降盧蘇王受等曰來見
即罷兵蘇受許諾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
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

雅知

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丐命蘇
受大悔恚言督府誑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
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
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達旦不能寐使人言蘇
受母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
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
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

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州人大怒守仁
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
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䟽言思田
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
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地方輓杙如破壞之舟漂
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靈
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
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峪猱獠盤據盡誅
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爲流誰爲編戶非惟自撤其
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

世效邊功猛獨註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
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
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盧蘇等爲
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
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巡撫武臣如
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爲總兵

上皆嘉納從之已而守仁旣罷田州之役遂移兵率
盧蘇等攻八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蘇等功伐時
兵部左侍郎張璁及桂萼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
州非是

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爲提督富奏
言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防
之守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濬無後改設流官二十
年來叛者數起靡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爲
鑒不遠思恩是也臣議以爲田州宜降州治不必
再設府治以騷遠夷朝議許之乃以岑邦相爲判
官以張佑克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蒲三年乃代
時邦相年纔十五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蘇自矜與
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
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有

隙十一年二月佑任蒲將詣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餞贖必腆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蘇盧蘇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撻之佑言慮變盧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撻邦相盧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彥之子芝髻亂矣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其言謝佑行毒酒中既罷而

邦相覺芝亡追捕弗及佑以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遂兒子畜之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黨黃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盧蘇盧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來賀遂入問疾蘇伏甲寢中諸土目曰布伯何疾苦幸強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曰布伯何故出此言一州人誰不延頸願為布伯死者蘇曰噫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緩湏臾死足矣諸土目覺蘇話言非是皆應曰誰

敢不同心者蘇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
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興執玉慶座中斬之
因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芝
實岑氏嫡裔不于此時樹立後難圖矣諸土目皆
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畱妻子爲質即
日以甲士千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
月盧蘇弒邦相焚其屍行賄都御史諧言邦相病
死無後芝當叙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諧遂縱芝
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
安府土舍岑真實泗城洲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

常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弒
主也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盧蘇僅
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瓛蘇壻也蘇急求投於
瓛瓛遂乘虛擣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盧蘇追躡
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諧乃
遣人諭真寶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盧蘇而爾等
自魚肉何也會諧以憂去都御史潘且蔡經相繼
代之咸不欲反諧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曰田
州遺孽迤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
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

蕭晚左叅議陳大珊當勘議曰盧蘇敗畧稱亂弑
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叙
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
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盧蘇因衆怨而
殺之朝議果置盧蘇不問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
嘆曰殺人不抵殺主無刑吾輩首足腎腸皆懸僕
妾矣

嘉靖十七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亦
奉其主岑芝以兵從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芝婦
翁也忿盧蘇專國事而竊其主母嘗為芝斷斷切

齒恨之一日副使翁萬達謂汝成曰峽賊雖當誅其罪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逞奸雄肆亂畧士馬物故者無慮數萬其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倡義斬之何如汝成曰僕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爲之柰何萬達曰黃仲金者岑芝婦翁也嘗有恨于盧蘇召而圖之無不可者汝成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於萬衆之中令其軍怙然不動萬達汝成相與歃血爲盟而隱之乃爲書暴蘇罪亂狀言

於督府曰某等不佞竊欲圖斬田州奸目盧蘇以
正國法快人心者非敢冒觸重險僥倖萬有一成
之事以邀功射譽貽地方之憂也顧其機會實有
可成誠得倡明大義以殲此老奸則嶺右土官莫
不帖服左右驅使譬如群羊况其倡議發難實自
其心腹黃仲金為之非某等所能強迫也仲金素
識事體聽其言有竒氣內訌外掬萬萬無虞不然
彼亦豈肯蔑身家而履竒禍輕然諾以仇黨與哉
或疑仲金欲假此為其子乞一冠帶為榮某等以
為不然仲金隨征之功不出衆土官之下軍門定

奪應可隨例給之又不必益此以賈重也况冠帶
虛名亦軍門便宜告身耳朝賞其功暮慮其罪一
與之一奪之非彼所得專制也誠得假此以慰其
心而責其報彼必盡力心而爲之愈益無慮都御
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
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旗牌星馳營中
坐鎮於是機事頗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頃足嘆曰
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
嘆馭夷之失策也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周人疆

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
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
而吊其民誰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當猛太逆何
以服其心也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八議不宥新
建伯受鉞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
願以姑息訖事何哉翁仁夫曰新建伯之將薨也
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
叅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
實伏誅而疏言死病蘇受大憝漏網而盛稱其功
此何解也迨乎盧蘇再叛弒主犯諸酋之怒當是

時諧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隻鏃費斗
糧而此獠齏粉矣蔽奸罔上失諸夷心此其人寧
復顧國家大體哉若夫紘金汝儀邦信讒妬參合
誣人以逞直苛妒淺夫不足責矣予又聞員外郎
吳維新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桂萼之力居
多云萼自以議禮稱旨致位輔臣非立竒功不足
賈重後世會安南有亂冀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
指授守仁若專為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
守仁竟忤萼惜直於奏尾稍稍及之萼遂恚憾會
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詘其名嗚呼使其然謫

秘又何如也

平... 計... 買... 多... 吳... 醫... 身... 神...

岑璋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畧善養士兵冠右江
時岑猛以不法獲譴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
能擒馘猛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黨助者連誅
之勅曰可既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慮璋以婦翁
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
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當探領要以
復也鏌許諾希儀既出而部下千戶趙柅者雅善
璋希儀召趙柅問計曰吾欲役璋以破猛若何柅
對曰璋多智而持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遣

進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柅曰鎮安歸順世
讐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
公若遣柅徵兵鎮安璋必邀柅詢所以柅以死漏
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柅徵兵鎮安而柅
枉道詣璋所璋見柅來喜迓曰久不見趙君亦肯
念我來耶柅故默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
柅曰肺腑之交契闊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嘆
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柅柅愈益默然璋
曰恠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柅曰不然璋曰豈璋
又侮隣讐將逮勘耶柅曰不然璋乃挽柅卧室跪

叩之柩潛然泣下璋亦泣下曰嗟乎趙君璋今日
死即死耳君何忍秘瓦我柩乃言曰與君異口駢
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
故柩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黨猛將擻
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我言之而君驟發敗
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遂稱病留傳舍璋遣人馳
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
之遂以白鎔鎔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
五道以叅將李璋都指揮張經叅政胡堯元等統
之猛子邦彥守工堯隘璋遣兵千人助邦彥曰聞

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仆此
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遣人潛告
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裙裏鏖戰時
當扱示幸天兵釋舍之希儀許諾時田州兵殊死
守戰五將軍莫利當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戰
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間道繞側旗幟閃閃而
不續歸順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間道入矣田
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風披斬首數千級邦彥
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璋先已築別館僻隈美女
妖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詣猛曰事急矣願主君

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
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
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旣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
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
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
獨破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
牛千醞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
加牯擊之一揖徇列十醞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
軍得犒喜遂不屯暹璋復構茅舍千間一夕而訖
諸軍安之璋乃綸巾氅服雜佩上首揮塵尾逍遙

詣諸軍叩首曰死罪死罪昨猛敗將越歸順走交
南璋邀擊之猛自集流失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
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還
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裁之猛曰固
所願安得屬草者璋曰易也令人爲猛草奏令猛
出印寶封之璋旣知猛印所在乃設酒賀猛鼓樂
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襲鳩飲一甌獻猛曰天兵索
君甚急不能庇覆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怒呼曰
竟墮老奸矣遂仰鳩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
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

軍諸軍囂攘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飈馳軍門則猛
首已梟令一日矣諸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璋而布
政使嚴統等復害鎔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
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鎔落職而希儀
等俱不論功璋大恨遜位於子獻而黃冠學辟穀
矣論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倚之趙拒啓之沈希
儀主之而功皆不錄何以勸後來也兩廣威令浸
不行於土官什九類此書生無遠畧有司惜小費
急則倉皇漫許已則避泥食言瑣瑣戚戚興諛參
嫉醜負而不顧此其人寧惜軍國重輕哉

...

...

...

...

...

...

...

...

...

...

趙楷

李寰

趙楷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鏞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購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人也岑深然之遂以媵僕常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自常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

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為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措璋
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
人以別務至左江張聲甚侈措言於猛曰公主欲
納璋非朝命無以率衆今幸兩京差來邊民莫知
何者借勢而圖之蔑不濟矣猛大喜遂行千金兩
舍人詭云有制以為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
林等土兵貳萬人送璋入龍州左江大震相挈而
奔况林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先是相
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愛之曰肖
我當立猛乃以寶去髡為奴都御史楊旦總兵官

朱麒以變聞而猛通路都督錢寧得旨寢不問嘉
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
州人立其族弟煖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慕
客岑伯高者幸用事楷行賂伯高言煖異姓非趙
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惑之遣上思州知州黃熊
兆覈之熊兆黨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畀楷楷
遂弑煖大亂州人恚恨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
目黃安黎容等乃往田州購寶寶時為奴楊布家
年十三矣安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
史林富謂總兵官仇鸞曰趙楷誠逆節顧其勢已

張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年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憂之為寶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為富家翁不猶愈於為官乎楷不聽會寶約楷幸門客季談計說一日談楷語歡甚謂楷曰卿相與富翁孰樂也楷曰卿相樂耳富翁安可方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理萬機競業昕夕一不稱旨則斥戮隨之乃富翁連田服賈以規羨溢袒紉襦綺歌舞盈庭耳不聞稼穡之難艱心不關案牘之糾轉以此方之孰憂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反樂矣談因曰

人生行樂耳何以官為土官家法主公所知也舉
箸防毒卽枕慮刺出非甲冑不行入非高鍵不居
賓從無促席之娛媵妾無更衣之侍怵怵惕惕如
逃空谷一有戒心床夜五徙若此者不如牧豎猶
得抱犢擁芻馱馱達曙楷曰君知其一不知其二
深居遠害雖虎豹亦有之故千金之子必重垣三
家之市必複戶不為病也乃我土官雜襲夷風脫
畧王法徵兵不待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讞
眈眈則節屋生輝揮霍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談
卿相矧于富翁故不若為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

二不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保首領者
幾人也向為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
厲憐生夫厲惡疾也而猶憐生者誠憫生而惕禍
也楷知談劇切已也不憚而罷談亦逃去他日督
府復以令前諭楷楷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
官不及已不如徼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
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
以腴田三十一村楷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
翼復求常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應美姿容
自甚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為應奏言應

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
猶豫不敢決而寶日荒悍嘗宮姣男子王良以為
閹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畿甸之民忍
殘其身以干進者欲籍勢官家徼富貴耳汝安所
圖哉藏頭圍鬪與獫豕無異曾不若騰馬累牛之
適也良曰恨不剔腎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為若
主何如良曰幸甚楷乃糾州目鄧瑀李地林盛等
謀伐寶州人怨寶莫為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千
人伐寶夜及寢門諄良曰至矣至矣良聞楷聲開
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截枝拇及以寶妻去變聞

會晏南莫登庸篡主自立朝議征之登庸咲曰中國土官比比弑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會憑祥叛酋李寰比周於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使翁萬達及汝成曰願二君戢定也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禍且不測時汝成鎮撫藤峽萬達獨行郡至南寧故沉滯不為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丐我故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界也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時稱楷智勇冠軍即

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楷浸慰弛不為備部兵多以乏糧遣歸者萬達召楷及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矣宜自為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為書諭汝等勿亂也楷惶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柰何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也呼血而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罪矣為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以存趙氏萬達

既得書即日杖楷等斃之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李寰者廣西憑祥州土官庶子也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為江左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子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珏爭立珍挈印奔况村况村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珏遂擅

攝州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
珍說思明府士舍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
宗桃越在草莽若以君之靈得復入奉蒸嘗願以
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
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珽奔磬柳久之南海浪人歐
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
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為公耻之珍遂悔約
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
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詭云廣寧孫也父璉
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

而李珍日荒淫無度醉即手刃人州人患之寰謀廢立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寰通焉十七年冬月寰謂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欲脩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柰何紹賢等曰黃泰疑不助也試為主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於他妻者其妻之父兄聞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不有其父也不禮其姊若妹是不有其兄弟也若者忍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辱先之人謂之不孝是垢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

寰曰主公無慮黃泰不助珍也寰遂約李滿蘇寄
枝將為亂患趙琪掌外甲也以兵劫琪曰吾欲云
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
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啓鑰無簧難以入
矣寰曰善而李珍之妾蒯玖者有淫行寰乃遣刺
客趙應偽為珍謂蒯玖曰主君聞子有私人遣我
夜伺子蒯玖惶恐曰柰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
猜忌久矣不亡必死蒯玖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
諾寰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即子排闥無
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乙夜趙應竊蒯玖穴

垣亡頃之蘇寄枝巡徼偽驚却曰閨竇何豁也黃
孟驚起開門而寰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
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寰遂持黃孟
並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明日寰
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竊嘆寰私
於紹賢曰是夫腹誅者就坐中擊殺之會安南逆
臣莫登庸篡立廷議征之寰遂私於登庸曰即南
征願以全州先附也登庸因厚賂寰為嚮導曰急
緩織鉅告我變聞都御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翁萬
達圖之萬達曰是未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

險隘外連反虜急之且為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
機以取也乃遣人諭宥曰

天子將有事於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
取也宥遂自薦曰願効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
諭黃忝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
忝大驚辯白翁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宥心事乃
白耳忝謹諾八月萬達遣指揮錢希賢徵兵忝承
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宥李滿蘇寄枝
等論死即日榜其黨曰罪止宥等數人雖父子不
及也一州帖然已而李珣李時芳復爭立汝成以

分守至左江會萬達鞫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賂上
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真李
璉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力判白之乃論時芳死
黜珏而立李琪之子佛嗣珍

論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
與之俾掌其土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
之遺焉踈節濶目恢而不弛寓約束於假借洪武
永樂皇稜大抗四隩既同時掣鯨鯢寡懲衆誠莫
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內
畧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

上俞無怵異議正德中權奸橫訐大闔乘之紀綱
瀾渙邊機幕議非昧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為利啓
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汶汶罔上遂私墨者以
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徼名承勘展轉徃徃摘疵
文致牽其前人以沮請寄淹歲月諸酋多以白衣
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宄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
功覲然食約致彼觖望長傲誨侮此其魁尤迨乎
逆節蔓滋僵屍蹠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
咤相凌安可弭也龍馮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
爭立姁媮不誅多歷年所揮霍塞隈貽屬國觀哂

於鑠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徙隧笑言設伏剪削禍
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暴其所經畧黽勉則
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
道謀悅而不繹賢墨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黃琰

黃琰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士官弟瑯以世嫡為思明府知府正統中琰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威振境內景泰二年八月瑯之子嫡鉢怨不得襲琰以計授之聚兵五千圍府執瑯及兄鈞等弑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鉢罪使其子灝陽聞于官若欲為瑯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鞫實之琰坐罪當死時

純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琰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
奏請立見濟為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多
官議大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
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強之翱不得已亦署
名上如所請于是

憲宗出就沂邸大臣皆進官行賞有差翱得所賜元
寶頓足扣案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
耶吾儕媿死矣琰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
其褒獎進都督克叅將勢焰熏灼人多趨其門棠
致仕未幾見濟薨謚懷愍太子英皇復辟

憲宗復位東宮時玳已死命發棺鞭其尸

論曰至今言易儲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云

景皇帝大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是殆為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懵耶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為功肅愍不為開陳大體何也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綸廖少卿莊相繼謂復儲被杖瀕死循之遺烈可勝誅哉

御書

論及公職時曰學問足以輔政而政之成否

實繫之矣故備舉八論而論其文重也史同章論曰

東漢中世一從德教則節民其德之盛而教以然也

其德教之盛則其節民之盛也其節民之盛則

其德教之盛也其德教之盛則其節民之盛也

其節民之盛則其德教之盛也其德教之盛則

其節民之盛則其德教之盛也其德教之盛則

其節民之盛則其德教之盛也其德教之盛則

斷藤峽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遶潯州
碕轟礮排灘瀧洶湧湍兩岬萬山盤礴六百餘里
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脩仁荔
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而
下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淫蒼梧大抵藤峽面
勢以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
北鄉爲後戶而右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
兩臂也峽以北巢峒星列不可殫名而西蘿綠東
紫荊後根姜老鼠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匡仙女關

九層樓尤極險阨入者緣木攀蘿往往迷徑而返
峽以南山稍蕪瘠而牛腸大岫大寺白銀大灣諸
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荆折而稍東爲
茶山爲力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爲
永安又東爲朦朧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荆折而
東北爲沙田爲林峒迤北折而稍西爲羅運之險
又倍力山其後爲長洲象州脩仁之境也自紫荆
折而南爲鵬化爲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爲
五屯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徭蠻盤據各有宗黨
而藍胡侯盤四姓爲之渠魁山多縵土沃而敏樹

諸徭皆側耕危獲不服租庸茶山羅運之隩訝聞
巖從沉雲晝結懸蹬迴繞絕壁臨谿手挽足移十
步九折其幽厓奧谷是生伶人雕題高結狀若猓
佛散育莽中不室而處飢則拾橡薯射狐鼠雜蜂
蠆蟻蚍卉衣血食言語侏儻雖四姓諸徭亦莫能
重譯也諸徭憨悍難曉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往往
通向化徭老結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
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爲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
聞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爲中
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爲死黨而力山之人善以毒

藥傳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
峽之巔立而環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
軍旅所集盱眙而知急則徭竄林中不可䟽捕廣
西之諺有云盜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囊有一陌
錢莫上府江船景泰中徭酋侯大猷等作亂嘯聚
萬人攻墮郡縣戕執吏民而脩仁荔浦平樂力山
諸徭爲之嚮應其勢益張守臣皇恐率以甘言啗
之賊愈驕縱變聞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未遑也天
順中詔募捕得大猷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
久之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鯨鯢風

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官莫保朝夕
憲皇帝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
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爲功長其桀
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其狂不止竊
見浙江左叅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
僚罕與倫比

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可追南顧

上然之乃以雍爲僉左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爲
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爲遊擊將軍太監盧永陳
宣監視軍務督餉則戶部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

察御史劉慶汪霖而閩外之事一以屬雍勅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使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方今兩廣殘破盜賊蜂屯譬之裂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在撲之俟其團結乃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扇禍也兵法有之萃于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夫大藤峽爲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諺所謂救火焉而噓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殲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

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
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擊滅之戮失機指揮
李瑛等四人將士股栗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
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
心之患難除乃以求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
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
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
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密菁重崑人不
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
領今歲兵聲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

且守待其自斃爾雍曰不然峽山遼濶岐路紛披
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
睥睨之奸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
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
之亦以褫魄不若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
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左叅將孫麒高端都
指揮夏正葛宗蔭指揮王瑛等將之自象州武宣
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貳千人爲左軍以都指
揮白金楊璵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政指揮唐雄
等將之由桂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叅將孫

震指揮程文昌千戶李慶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
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嶺以督諸
軍雍復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
夾攻桂州橫石諸厓令都指揮夏正曰林峒沙田
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
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
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腦古營牛腸大岵
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等塘九層樓據險立柵
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
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

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猷等七百捌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以明年正月旣望班師招其流宄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厓諸蠻蟻渡若徒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也捷聞

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輩僅已剪除餘孽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謹譱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鞫在禁

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訐自中冓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屈有詞况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陛下若宥其宿青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爲諸徭之長撫安流宄壑辟菑畲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於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旣張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辯土音不諳地里沿牒遷轉終難責成

臣今部下土人李升陸善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
貴零扶寨等皆久叅行伍亦効勤勞至於土俗人
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
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
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
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
少臣愚以爲宜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
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司於碧灘與館驛同堡
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
邏遏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

助流官因俗防守至於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
實生獯人與徭異黨洪武初獯首覃福親率其黨
八百人願充戎伍

高皇帝嘉之以福為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
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
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徭莫不
提刃而起為官軍應援臣以為南蠻之俗憚見流
官兼懷舊穴曩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
照遷江屯所就於本土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
以李慶為之酋帥以福孫仲瑛為之吏目築城分

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磯有警皆其
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跡入

上皆嘉納行之乃設武靖州于潯州以岑鐸知州事
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雍議也自是民
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
尤甚橫江禦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
耳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
諸蠻就水滸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為功疏其
事請名曰永通峽

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筭稍不愜即掠殺之

必賂求乃免于是潯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
求不獲壅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嘉靖五年新建
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狀守仁
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
以北迤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實曲蔽之賊益恣
肆其酋侯勝海者居弩灘爲亂而武靖頭目黃貴
常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乃言指揮使潘翰
臣曰貴等力能撲殺此僚翰臣素佻闖寡謀遽喜
曰任若等爲之十六年五月貴香乃誘勝海市
刺之其弟公丁噪衆城下殺廂民一人去僉事邸

閱左叅將孫繼武詣都御史潘旦言狀請征之遣
右叅將沈希儀在座諫曰猾賊未易取也湏開春
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乃可滅耳繼武
恚恨謂閱曰是夫彋彋攘功者閱然之遂還潯州
以千人剽流擊弩灘賊皆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閱
乃張言賊已斂跡請立堡戍其地旦從之希儀復
言賊未滅威不彰立堡難守非便旦不聽六月堡
成閱命黃貴常香以兵三百人守之約曰侯氏田
廬任擇處不禁干是諸徭大憤而岑邦佐亦忌貴
香等擅利復慫恿之公丁遂鳩其黨二千人夜寇

堡戍兵死者二百餘人貴香僅以身免變聞旦媿怒曰果如沈子所料矣巡按御史諸演䟽其事請討之

詔曰可已而閱繼武皆落職會旦亦去而今提督右侍郎蔡公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諸司問計且曰諸君度峽賊湏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曰往歲七山之賦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剪滅此非八萬人不可蔡公曰往歲西山之賦也不旣多乎于是副使翁萬達言曰二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侵有伐而兩廣軍政有勦有征

襲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勦也
由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舉賊備我久矣勦
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遑
也已而公丁等益橫放草竊潯人苦之萬達言狀
督府乃議函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畫甚力遂
會安遠侯抑珣以軍事屬萬達且曰苟得渠魁則
餘可畧取也而百戶許雄者素通徭為盜萬達庶
其跡以死刼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皇恐頓首願
効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輸款為讐家所構乃
捕係訟公丁者數人責以啓釁公丁果遣人列寃

狀萬達陽許白之又畀雄百金子貸諸徭因以本
業捐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支郡而
汝成守左江萬達遂以計屬汝成汝成敬諾復召
雄飭之雄乃詒公丁曰若爲尋人指名久矣吾爲
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不自陳言寇堡事他徭所
爲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寃狀汝成曰聞之
誠寃也慰而遣之朐廂民被殺者家出歐公丁一
市皆哄游徼連逮入獄亟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
公丁言他徭爲之須鞫實乃坐若等誠謂公丁寃
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

爲禍本也諸蠻唯唯讐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
遂檻致軍門磔於市汝成乃言督府首惡已擒黨
與按堵機會可襲無如此時若開春雨水綿密厓
蹬窄滑瘴癘鬱蒸非兵興之利也况消息一振魚
散鳥驚雖有銳騎精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沈
希儀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
之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維
新孫文繡屬焉以都指揮僉事高乾將右軍副使
梁君廷振監之會於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
振吳同章屬焉紀功則副使蕭晚督餉則汝成暨

右叅政林士元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
俘餘黨褫魄王者之師示威而已請以少兵勦之
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抵樹怨
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大得志而返
者君今欲殲之即殲之不得必且招之招之不若
容之以爲德也萬達曰不然夫戮不顯則威不揚
威不揚則人心不懾人心不懾雖厚施不爲德也
經又曰紫荆賊藪也譬之蜂窠張觸即麻沸姑舍
之何如萬達曰不可紫荆不遏則賊遁府江安可
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惑之汝成乃言曰妄聞幕

議藤峽之役將以猝勦舉之不識果否竊謂猝勦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取庶可成功迺者消息浸疎而軍事未集諸蠻自度不免疑粟益深必且峙糗架巢以備伏匿而桂州厓九層樓諸所尤爲喫塞紫荆山沙田林峒間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搜恐無所得况猝勦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益招玩侮他日一方之禍更有可憂夫遙度不可以制軍惜費不足以成事成不佞籌輒於此審矣願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三司會議左布政使祝續按察

使陸銓都指揮同知余恩等咸是萬達及汝成遂
一如所議云時十八年正月也萬達既部勒諸軍
復言督府曰峽以南固劇賊也第今兵力不可併
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督府從之乃以二月丁未兩
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
越武靖攻紫荊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昇以七千
五百人由三等村渡蓼水攻二驢石門石塘太安
黃泥黃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道袍
大井李儀洪坭梅嶺諸巢凌溇以五千人由白沙
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

人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水冲諸巢孫文
繡以八百人由藤峽溯流與陸軍夾攻大坑巢右
軍則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
而下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
山而東攻羅淥上峒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淥
中峒而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峒南北夾擊
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
中斷復西奔諸軍鏖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
兵來時酋老約避敵毋結巢成化間結巢桂州厓
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孑遺者今直漫走星散

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費餽餉退必速今東
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萬達遂移兵攻羅運檄右
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賊乃刊巨木塞隘
徑道布蒺藜菰荻懸石樹杪急則絕之伏機弩毒
鏢戟莽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
首百級賊愈大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賊
遂漫匿山中險不可躡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運
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茲土也又言自此東去
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
諸徭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

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時部將
獻策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此
兵家謬計吾且將留此以耀示諸徭使知良民之
利是堅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
十五日而畢役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降之而江
南胡姓諸徭投順者千人藤峽悉平萬達汝成相
與議獻于督府曰嘗聞乘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
法而行仁則仁易浹然立法貴於慎始更俗在乎
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博諏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
畧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徭之亂萌於

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創其故
宇終爲負固難以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
東連林峒皆南渡寒水墾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
蒲竹西遶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又各限以
界石勒以訓辭若布之有幅而數之有圈使勿踰
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於骨絡野鹿
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獷麇之性仍在約束太
驟則簡野之俗弗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家或
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酋蠶食編
民則廂里漁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

甲之法使十家為甲甲有總五家為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漢音者為之每月每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廩之物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糧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徭貿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搶攘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

上抵柳慶下委潯梧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
徭憑據利地厚其徒黨哀兇鞫頑官司姑息因循
爲一切苟且之法掣掣商賈瓦噐魚鹽公爲齎給
如以賂賄名曰常例以致狼貪無厭驕焰益張白
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關不通譬之聚臚
而却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目
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
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
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覆轍而遂疑立
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群兇已滅

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况墟市既立貿易
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
誨侮但弩難浪難兩處徭人既徙平地則遼曠舊
穴恐有客賊乘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
一之警鑑昔慎今一勞永逸則宜革秦寇之例以
杜賈裻之媒兩處灘碕各立營堡戍以官兵置籍
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
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狼狽環居內外易
田而食則客賊難蔽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
首尾分隸兩江武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

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攜
隔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
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
江守巡叅將提調量於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
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
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凡使客商船下水則
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
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
日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盜
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

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爲蓼水
北岸乃紫荆竹踏梅領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
沃壤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
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
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
土暴虐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削取徙閩
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
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知本州邦佐復任
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兇殘圯類啞人毒於狼虎部
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

子存誅求無所乃又占管狼家以爲部落夫三縣
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
州無干邦佐乃夤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浚剝萬
端甚至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
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恣意馳蕩遂
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
賊納賄分贓如近日以睚眦之怒愆嗾諸徭攻墮
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
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濶難守故畀
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比與

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大有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徙擁我地譬之贅疣已為不可况占管非所統率之徭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其可宥耶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瑛為吏目以徇民為土兵以其地所入之稅為月糧以供軍食潯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

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

千戶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
比遷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選賢能軍職
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
爲保長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
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叅將每月秋冬之際移
鎮本州申令督察平南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
廣闊民獐雜處積年攝亂控禦爲難議者欲於此
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旣已改設則
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
城池不煩財力集狼爲伍不費軍儲况軍官不職

可以更置異于土官控要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
力省於遷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求利也五曰
清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
亡遺棄田土鞠為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
而殘兇漏網尚肆馮陵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
官司議允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徙尋護守就
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
兼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
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滑吏民又以逃亡產
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寄狼名射影差役

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田日削民
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
事清查冊額復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
為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方冊每米一
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
雖已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
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
附註本甲名為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
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為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
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糧

不虧兵伍可足六日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
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
僉有法選擇得人亦足以為民衛慎固邊防舊規
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
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戶陪尅貼戶之資轉產
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
為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去武藝
不諳膂力不剛而仕宦豪強徃徃挾勢占用逞奸
曠役有司官員罷閤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
輒欺公賣閒及以此輩影替抵候夫隸季入其直

以充囊橐竊惟民歎身役親當雇當皆為未便獨
徵糧雇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編銀數按
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僉已定難
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伍錢在官以充
雇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為率每月科銀
陸錢徵收雇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其所
募之人不論土著寄居民狼狽撞必求精銳閑曉
武藝者充之除量留有司守護城庫外令各自認
五人為伍五伍為隊隊有甲四隊為哨哨有長四
哨為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

才力稍優者為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為之
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
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
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
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
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
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
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
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
政修舉七日權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

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費若一一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三包各重九十觔下水商船大者納瓦噐九百一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潯州衛收貯轉給各徭名為埠頭常例今既議革給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稅則例每包折銀叁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捷聞

上甚喜

詔曰峽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滌清朕心嘉之
安遠侯珣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
經進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加俸一級各賞銀陸
十兩紵絲八表裏副總兵經銀五十兩紵絲六表
裏副使萬達叅議汝成各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
叅政士元副使廷振署都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
兩紵絲二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
晚各銀二十兩叅將希儀銀一十五兩指揮王良
輔而下各陞賞有差

論曰自予涉嶺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

稍稍知破賊之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為表裏然
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
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猶
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紫荆北羅運各有間
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蹙譬之金魚安
所逃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
遼遼參百餘里萬山叅錯曲徑盤雲草樹淒迷疑
若禾麥暴客踈伏土著者少而外乘者多奄忽往
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麋跳無復踪跡故
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集賀縣修仁荔浦永安

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導探其塞場擾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列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踈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戇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剥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為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情陳白事得其利則為之掩慝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宜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

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
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姦在外曰宄
御宄以德御姦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畧枚寇之策
斬其首端乎至於調發土官徃徃方命不受節制
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為時通患大抵
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
土官軍官聯姻一体而督府左右尤為腹心世世
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情踈易於欺
慢謀寡膽怯則相與構浮言設險械嚇以跋扈令
我蜩縮莫敢誰何若有罅可投即誘以甘聲啗以

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
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
官非有為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
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
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土酋怙服邊患稍寧
耳

奢香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霽翠之妻也霽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火鬼主霽翠仕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

高皇帝嘉之以霽翠為貴州宣慰使欽為宣慰同知使各統所部而霽翠兵獨強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以殺戮懾

羅夷羅夷畏之號馬閻王雷羣死奢香代立燁欲
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
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羅爲兵釁諸羅果勃勃欲
反時宋欽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
譁吾爲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反未晚也諸羅乃已
劉氏遂颺馳見

太祖白事太祖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
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騷屑恐一旦蜂沸反謂
妾等不戢敢昧死以聞

太祖然之還宮以語

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忠潔無他腸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命高后召劉氏宮中訊之曰汝能爲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卽折簡奢香速令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亦馳見

太祖自陳世家守土功及馬燁罪狀

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爲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

聖恩當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

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爲

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

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議事燁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太恨曰孰謂馬閻王乃爲二妮子坎坑耶悔不根薙赭爲血海也既入見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答第曰

陛下無勞神臣自分梟首久矣

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爲汝忍心除害矣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

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賞賚甚厚命所過有司皆陳

兵耀之奢香旣歸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怙然
懾服奢香乃開赤水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
驛馬死廩餼世世辦也

論曰馬燁功勳不少概見貴州人猶能談之嘗築
會城磚厚五寸許一不中程即殺作者令諸夷自
窰所達城所駢立而接運終日無敢跛倚廳事以
合抱木爲之至今無傾求樂初有顧晟者守貴州
脩燁故事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然晟以靖難功蒙
眷任特厚不疑所行噫燁殆數竒不幸矣

安貴榮

安貴榮者霸翠之孫也奢香死霸翠之弟安勻立子孫遂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卽聽調從征非徼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噍類者諸羅亦獷悍眇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氊衫疊塞耳貴榮多智畧善用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怏怏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譴謫龍場驛丞貴榮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

者至閒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
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
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
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
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執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
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已來千幾百年土
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
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

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
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
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
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
如此夫剷除寇盜以綏撫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
縷舉以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叅政已非
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
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

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一

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
行乎否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
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
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
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
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
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驛竟不減宋氏
部羅阿賈阿扎等叛歸安氏人言貴榮誘之遂搆

殺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致守仁復貽貴榮
書曰阿賈阿扎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
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
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
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
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
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
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
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
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

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
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
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
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
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
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
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獠不能攀縱遂高坐不
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
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
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

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
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
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
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
楊愛愷黎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
言苟聞於

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
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
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
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貽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不聽貴祭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於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闕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弑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立收其妻為妻督府置

不能理而萬銓恣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哉何其祚之綿永也羅鬼慙而戀主於諸夷異即暴虐不怨上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歟於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田琛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

族蕃衍自叙出自關中蓋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於此今婺川縣有齊地圖猶稱齊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岑黃言大姓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川以獻偽夏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杭秫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璿往勘之琛自言願見

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思
州

上曰思南叛歸偽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
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鼎諸不法事
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弟安分守土再犯吾磔汝
矣琛叩首受諭而還與宗鼎構殺如故十一年十
一月

上乃遣旗校數人同日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
闐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諭諸夷曰首惡旣
擒餘無所問於是諸夷怙然琛宗鼎至京師咸斬

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
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爲府治遂建布政司貴州以
廷瓚爲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爲行在工部侍郎矣
論曰二宣慰之就擒也神謀睿策亦已周矣今
皆不可考夫發單輅持尺札入夷落而縛其兩雄
市不易肆何其善哉廼今剪滅草竊直眇小耳張
皇漏洩蓋承平徂縱賞罰不章上不圖危而下不
習武也

楊輝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納款授宣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怙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愛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釗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柰何柰之以啓亂階也輝不得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日慫恿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戚戚與仲主爲仇即使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故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爲孟主地雙貴而朋

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
天壩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險遠憇而易凌誣之
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
爲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
張通計之將以疏請宣曰天壩諸苗力耕服後皆
順民也柰何以賊誣之輝大怒立杖殺宣通皇恐
服粟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言苗亂
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命都御史張璣將兵討之
諸苗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於璣璣乃盛陳友功
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誠設安撫司於安寧

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
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旣而爛土諸
苗齎果等忿天壩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
又䟽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脩
怨於淵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一年丹章諸苗寇
安寧四川右叅政謝士元副使翟庭蕙都指揮楊
綱以兵徃過播州詣愛家置酒高會翌日視學適
州民賽社士元等因坐學宮觀之愛復攜酒以徃
訓導揚禮者介士也艷然諫曰視學而觀社提兵
而樂酒畧等威而款下屬竊爲明公耻之士元等

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於愛乃嗾友誣愛通苗越境爲亂報之貴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令通賂上下安撫宋韜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書於義僞以人徃義信之詣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聽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於友言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淵大惧乃誣疏愛嘗言夢騎龍登天上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嘗作詩有霹靂一聲震天下南方須起赤鱗龍及不向蜀中興事業却來俯伏屬猪人之句又嘗立嵩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

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等官鞠之淵以妖言
坐死士元等落職義削籍友愛皆論死愛贖免之
友削官竄保寧無何友黨墓友以歸與愛仇殺不
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
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
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
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
骨肉讐醢參商播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揚輝奪嫡之私耳妄一
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興師非

徇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
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僣禍首而不
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脅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爲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爲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誣官苗以收鷓蚌之利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

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爲溪爲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扣以時事通疊疊條荅而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爲大若祕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扣之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若者謂能辦大事非行輩等也今若此固庸人耳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益否則公將損威而吾且赤族矣鏞咲曰何用弗辦而過慮若此也通始慷慨陳列根枝鏞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通賂上官通曰彼獨籍指揮王曾總旗陳瑞公必

先劫此兩人乃可舉耳鏞曰諾通謝去翌日將校
廷參鏞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
曾曰庶幾可者將校既出鏞謂曾曰汝何與賊通
曾驚辯不已鏞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爲向導辯而
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鏞曰我姑貰汝
可取溪以自贖曾乃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
官同事乃可鏞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
鏞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鏞訊之亦若訊
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吾與若事公已悉知
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鏞曰而第誘之出

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
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傍叢薄間乃入寨
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
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能為也溪曰聞
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
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
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
然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乎我
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溪
曰第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

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而苗俗信鬼雖動息必卜
溪因即座以鷄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網披身出恐
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
出至牛所觀而喜之兩牛方作闐狀忽報巡官至
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揮耳溪笑曰老王何幸
而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
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公等請去
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爲不利是求好友惡也溪刺
咸去刀見曾曾厲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
廨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為溪刺猶謂戲語漫

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笑傲曾
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
竟繫之馳貴州見鋪磔於市一境始寧

論曰溪刺雖奸雄不過草竊鼠子耳而上下張皇
功歸督府當時方面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得謂
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錄錄之殆有深意焉慮邊
事而無謀雖小亦敗矣余聞孔公嶺南守郡時苗
賊擁衆圍城公計不可敵顧開門卑騎詣虜營諭
以禍福再宿而還夷人驚服終公任無敢犯境者
溪刺事固其微者也

阿向

阿向者都勻府部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圍爲亂圍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慰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爲須徠上絕壁者與千金有二壯士出

應命乃鍛鐵鈎傳手足爲指爪人腰四徽一劔約
至樹憇足即垂徽下引人人帶銃鉤長徽而起候
兩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第微聞刺刺
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徽
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躡樹間
壯士應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爲賊
巡徼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莽間俟其近揮劔斬
之鳴鑼代爲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
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圍者可二三
十人便舉火發銃炮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衆驚

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圍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鬪格而擅殺及黎明已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始與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而以三百官兵戍圍月餘阿向復糾爛土黑苗襲圍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汝成獻書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姦者皆內儲猴獮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迺敢陸梁以延歲月乃

今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
嗷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首通謀結納擁群醜以張
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跽伏其中無異甕缶襁升斗
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鷄非素有紅
粟朽貫積之倉廩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
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枵腹張空拳睥目而
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慮也然竊聞之
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
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
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

生也夫蠻陬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於洞
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爲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
伏候扼險而趨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遜
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
諸賊雖微亦未可以蓐食屠翦也惟在據其要害
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閭覘嚴壁而居勿
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
羸疲之屍藁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旣固彼勢益孤
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鏖也相
持旣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惰

卧刁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旣周
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丐殘息目前雖可妥帖
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虜見宵人
徇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旣鑒于前車
我復襲其故智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圉之策
不可不距也茲數者雄畧神籌必有成筭而䟽腐
之識敢效區區者誠叅下屬而綴末班休戚同情
廢寢食而過計不敢避鉞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
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
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鈿人不得並躅廼遣一

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
久徃者爐山之變亦甚縱橫幸蒙前列刊木鑿竇
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寧謐則今日
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
以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
口捐軀猶難報稱廼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
之遺也旣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
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職之臣與叛逆
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
竊論此人當褫爵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

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
其罪過聲諸市闐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快人心
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叅將李
宗祐曰是未可以猝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
叛徃以爲常故渠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
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尅也迺今諸賊懲于剉
劓之餘憤噪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負擔
未弛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
虜乘強使之軍難以濟矣克宅咲曰君何怯也吾
欲以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

公獨不聞竊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即萬人
辟易非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生非偶也故利
有所不角敗有所不乘知彼知己百戰不毀廼今
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
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擣虛乘勝者馳挫銳者披
譬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爲
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曠故
將不可驕勝不可徂也蒲騷之後卒徂莫敖定陶
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
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艷然曰君

一何管蒯我也乃強檄宗祐祐不得已以軍往賊
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隨擁宗祐去克宅大
惧以千金賂賊贖宗佑出之事聞克宅落職

勅安萬銓勦之萬銓乃招阿向以不死責王仲武均
其田而亂始息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境也在大禹西南百夷叢集其巨族曰隸人曰爨人曰麼些曰秃老曰步門曰蒲人曰和泥蠻曰白夷曰土獠曰羅舞曰撒麼都曰麼察曰濃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峨昌蠻曰解蠻曰魁羅蠻曰傳尋蠻各有部落莫考所起其後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有感而妊產子九人是爲九隆其後子孫繁衍分爲九族散處山谷遂爲巨姓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躋畧巴黔以西至滇池可數千里以兵威定會秦擊

楚大亂，驕遂以無王。滇至漢武帝時，滇王請降，置益州郡。而哀牢夷不附。後漢光武二十七年，渠酋賢栗求內屬，奉朝貢。明帝永平中，渠酋柳貌率無內附，以其地為哀牢、博南二縣。今之永昌府是也。自是哀牢始通中國。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瀾滄，為他人。自後或附或叛。莫考其世。部中有仁果，時者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號大白子國。傳十七世至龍佑那。那蜀漢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平益州，封龍佑那為酉長。賜姓張氏。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出山林，徙

平地矣傳十七世至張樂進求而遜位于蒙氏蒙氏始興曰細奴邏九隆五族之三十六世孫也唐高宗永徽四年代張氏自立國號封民稱蒙舍詔詔王號也其族據地稱詔者五而蒙舍獨居諸詔之南故曰南詔傳三世至皮羅閣玄宗開元十六年皮羅閣以兵滅五詔盡有雲南之地尋為中國破吐蕃開洱蠻有功冊封雲南王遂築太和城徙居之天寶五年遣其孫鳳伽異入朝授鴻臚寺少卿賜樂一部于是南詔始有中國之樂皮羅閣死子閣羅鳳嗣時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為劍南節度

使仲通福急失諸夷心故事南詔常與妻子俱謁
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閣羅鳳
不應虔陀陰表其罪閣羅鳳怒攻殺虔陀破姚州
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次曲靖閣羅鳳遣使謝
罪願還俘掠城姚州仲通不聽閣羅鳳遣其將段
儉魏逆戰西洱河唐兵大敗死者六萬人仲通僅
以身免閣羅鳳遂臣于吐蕃揭碑國門明叛唐非
得已也時楊國忠當國乃調天下兵命李密征之
天載十三載閣羅鳳誘密兵深入至太和城堅壁
不戰唐兵糧盡饑疫死者什七八乃引還閣羅鳳

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
中國兵竟不能免前後死者二十萬人自是南詔
與中國絕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畧傍小國自
廣改元長壽閣羅鳳死孫異牟尋立清平官鄭回
者唐故西瀘令也降於南詔以中國法教異牟尋
乃僭立五嶽四瀆改九爽三託之官王自稱曰元
猶言朕也稱其臣曰祖猶言卿也官之大者曰清
平官以決國事猶唐之宰相也時吐蕃入寇常以
雲南兵為先鋒又重賦歛奪其疆隘南詔苦之鄭
回因說異牟尋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

使常臯遣招異牟尋遂謝絕吐蕃復臣于唐德宗
貞元十年遣使賜南詔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之
宴使者出玄宗所賜笛工歌女曰先帝所賜龜茲
惟二人在耳頃之吐蕃與回鶻戰調南詔萬人異
牟尋陽以三千人應之而自將萬人踵襲吐蕃大
破之遂斷鐵橋常臯復出兵助南詔吐蕃苦唐詔
犄角竟不能報四傳至豐祐入寇成都取諸經籍
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去自是南詔工技文織與
中國埒矣豐佑死子世隆立僭稱皇帝國號大理
爰寇西川陷交趾兵威大振僖宗乾符二年高駢

鎮四川以兵擊敗之世隆始服蓋前後爲邊患者
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世隆死子隆舜嗣唐以安
化長公主妻之一傳舜化真而爲布燮鄭買所弑
鄭買者鄭田七世孫也篡蒙氏自立國號大長和
三傳至鄭隆亶而爲東川節度使楊于貞所擊殺
立其清平官趙善政代之國號大夫興未幾于貞
廢善政自立國號大義寧石晉天福元年通海節
度使段思平以兵討于貞滅之段思平者段儉魏
之六世孫也生有異兆于貞忌之思平逃匿摘野
桃食之核有文曰青昔思平折之曰青乃十二月

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此日舉兵乎
遂鳩黑纛等三十七部討之是夜思平夢人斬其
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其軍師董
伽羅解之曰公為大夫去首為天玉瓶去耳為王
鏡中有影如人有敵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
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以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滅楊氏而有其位國號大理死偽謚太祖皇
帝四傳至思聰為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既平
蜀欲因兵威取雲南以圖進太祖鑒唐之禍基于
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自是雲

南遂不通中國而段氏得以睨臨棘爨以長世矣
大渡河者今四川黎州是也段氏七傳至思廉為
其臣楊義貞所弑岳侯高智昇以兵討義貞滅之
復立段氏之裔正淳為帝嘗罰政令皆出高氏擁
虛位而已宋紹聖間正淳遣使入貢求經籍得六
十九家自是雲南多文學之士矣又十傳至興智
而為元世祖所滅仍以其裔段實為大理總管尋
授宣慰使至元五年以皇子忽哥赤為梁王都善
闡今之雲南府是也至大德間中原板蕩王與段
氏有隙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僭號于蜀將紅巾

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部悉亂大理宣慰使
段功以兵擊明玉珍敗之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
禩主妻之奏授功雲南省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
而梁王曲意承奉以故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
夫人高氏寄樂府一章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
九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幃屏
春雨紛紛促蜀錦半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
只恐樂極悲生冤鬼哭功得書既歸已而復往至
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即復來有吞金馬嘔碧
雞之心矣梁王疑之密召阿禩主付孔雀膽一枚

令乘便毒殺功主不忍夜私與功曰我父忌阿奴
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曰我有大造于
爾家爾父待我甚厚何得有此主再三言終不聽
明日梁主邀功東寺演梵令番將格死之主聞變
失聲哭曰阿奴不聽吾言果有今日阿奴雖死奴
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守者萬方主愁憤作
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
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
我一生踏裏彩胡錦被名吐嘈吐嘈段阿奴吐嘈華言可惜也
施宗施秀同奴反施宗施秀二子名反我也雲片波濤不見人

押不蘆花顏色改

押不蘆乃北方起死回生草

肉屏獨坐細思

量

肉屏駱駝輦

西山鐵立霜瀟洒

鐵立松林也

功從官員外

即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其詩曰半紙功

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

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

春哀憐永訣雲南上綿酒休教洒淚頻梁王憐其

才乃厚恤之得隨功歸葬大理而功之子寶女僧

奴恒不忘復讐僧奴將適建昌華黎氏出手刺綉

文旗以與寶曰自我束髮聞父冤恨非男子不能

報此旗所以識也是年

高皇帝即位金陵改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闡與元
主相通復奏舉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王玠復侵
善闡梁王借兵大理寶答書曰殺虎子而還喂其
虎毋分狙粟而自詐其狙公假塗城號獻璧吞虜
金印玉書迺爲釣魚之香餌綉閨淑女自設掩雉
之網羅况平章已亡兄弟罄絕止遺一贅一奴奴
再贅華黎氏贅又可配阿禧妃如此事諾我必借
兵如其不然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
西洱池時來矣書後附以詩曰烽火狼烟信不符
驪山舉戲是支吾平章枉死紅羅帳負外虛題粉

璧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藪瑞光無自從界
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室入骨
寶聞

高皇帝龍興奉表歸款

上降詔答慰之寶尋卒子明以洪武十四年繼為宣
慰使壬戌春

上遣穎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將兵破善闡梁王
把都鳩死段明懼乃馳書友德等其畧曰大理乃
唐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斧畫之餘邦地莫能酌
中國之郡邑民莫能列中國之營屯征之而徒勞

甲兵寬之而海納鱗介乞依唐宋故事頒降雲南
王印一顆大統歷一本律令一部比年小貢三年
大貢則君臣之間而無猜疑上下之分各安勞逸
友德英怒撻辱其使諭令速降明再上書其畧曰
善聞危如登天大理險倍投海計如漢武習戰僅
置益州莫能全土雄若世祖駐驛只緣善聞分裂
餘區自古以講和為上全師為竒大國既有其兵
小國亦有其備迨乎糧盡馬死將獨兵離為天下
笑書後附以詩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南守
獨難之句友德等大怒督兵並進明兵大敗遂就

擒俘之京師于是雲南悉定分置府縣比之中州
矣凡哀牢夷自仁果時立國傳世三十有四蒙氏
自細奴邏立國稱王又九世稱帝又四世失國歷
年二百五十鄭氏自買嗣立國傳三世失國歷年
二十有六趙氏楊氏俱不踰年段氏自思平立國
傳世二十有二歷年三百一十有五又段實爲宣
慰使傳十世而我

朝混一

論曰嗟乎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唐及宋則
偃然僭竊睥睨巴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疆圉瓜裂

以羈縻畜之迨乎我朝幅員混一棘變羅甸咸籍
版圖可謂盛矣第其疆域阨塞華夷雜居時恬則
蟻聚蜂屯有事則狼跳虎噉蓋負險使然也雲南
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元江臨安南
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諸甸瀾滄聯絡永寧麗江
曲靖迤北而東彈壓焉蠻四境領要指掌可覩矣
諸夷之魁則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川
霑益並以兵力稱雄向背靡一蓋自麓川伏法而
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兵衛漸疎諸羅跋扈木邦
孟密恃其儉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闕狀處

置乖方莫可救矣至於滇南北則必假道貴州萬
一衝央何以越之聞滇池有徑可達馬湖武定可
達建昌川陸具存而榛塞莫啓刊山通道之策所
宜亟講也

猛密

孟養

猛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

國初納欵授官與八百緬甸車里孟養諸酋兢強鼎
立而猛密有寶井爲木邦利府陶猛司歪領之陶
猛者猶華言頭目也宣慰使罕牒以其女曩罕弄
妻司歪罕牒死孫罕它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
猛密叛然猶未敢公侵木邦也成化初南寧伯毛
勝守雲南墨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
錢能尤婪索無厭曩罕弄遂怙勢縱橫畧地自廣
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猛密罵不與舉遂疏猛

密叛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悞時大學士萬安
倖用事而周賓五者江西人也逋猛密謂曩罕弄
曰無憂萬閣老貪聞天下又得權結昭德宮與萬
皇親最厚若遣人齎重寶投之不止不征且必授
官比木邦矣曩罕弄從之遣人多齎金寶投安安
許之召職方郎中劉大夏啖以美遷俾往撫處大
夏辭曰某愚懦不任使安遂舉都御史程宗往以
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吳誠宗同
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噁汝敢復忤之誠
憂懣不知所爲發疾卒宗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撫

猛密冀曩罕弄出迓會曩罕弄所遣安使歸已悉
安意指益踞傲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須坐講宗
許之復曰我不得遠涉湏都堂過自就我宗不得
已至南牙山就見曩罕弄坐定互講良久曩罕弄
曰我猛密之於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
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
遂以所畧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以司歪子孫
世襲其職木邦人訢辯宗宗輒答辱之曰朝廷畫
土分封汝寧得專耶狀聞萬安大喜遂以宗巡撫
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遂盡奪木邦之

地罕空奔猛止由是猛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猛
倫索提兵衛罕空聲言必滅猛密會敬皇帝即位
安宗斥罷雲南按察司副使林俊復稍稍割猛密
地還木邦曩罕弄惧不敢逆尙遂與木邦並立世
讐殺矣

孟養故宣慰使司也正統初宣慰使刀賓王昏懦
不能鎮輯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衆麓川叛
孟養畧取其地刀賓王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
遂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

睿皇帝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往

征之師次潞江思仁遣其將緬檢守江我軍不得
渡先是刀賓王嘗遣思仁質晟府晟兕子畜之廼
遣使諭降思仁思仁陽許諾以故晟無渡江意緬
檢數挑戰益急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獨
率麾下夜半渡江擊緬檢走之乘勝逼思仁上江
頃之夷兵烏集政以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遣曰渡
江非我使也左右力諫晟乃以少兵徃復逗遛政
知晟無援意遂遣其子瑛還且曰汝急歸吾死今
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拔劔叱之曰無多言將
官死分也遂策馬馳夷兵馬躡夷兵攢刺爲泥一

軍皆沒無子還者晟聞敗遂燒江上積餉披氊裘
雜衆奔求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巽以狀聞
上遣使者問罪晟自知不免乃遣人語使者曰吾主
將也失律喪師不敢移罪它乞無問遂以淡水啖
酥餅發病卒時廷臣皆以麓川稱叛以來國家芻
糧之費百鉅萬士馬死者無慮數萬宜放棄徼外
以甦吏民

上猶豫未決太監王振方寵幸用事力勸

上征之

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益發湖廣四川

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擊思仁敗之思
仁走緬甸驥遂割思仁所畧孟養地畀緬甸購思
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歸驥送京師斬之緬
甸以其子銀起奔居守孟養頃之麓川夷復擁思
仁少子思祿攻銀起奔敗之復有孟養之地驥等
慮師老餉道益艱賊終不可殄滅遂約思祿許得
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畫金沙江爲界
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乃班師以
捷聞論功以王振姪一人授錦衣衛指揮僉事驥
封靖遠伯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威遠伯諡忠

八
行
通
紀
卷
八
十
二
毅晟定遠王諡忠敬晟政之敗在四年驥征始九年訖十三年乃罷思祿雖無官其豪僭夷中無異王者成化中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大墨于諸夷思祿乃以祖母綠帶及諸珍物餌能能召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

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宣慰司廢除又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頒給思祿遂以牌符號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畧取旁小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叅政毛科者素輕佻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檄兵

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得官與
之則見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
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姑一命允之遂介馬來
衝孟養原無聞志大敗猛密設伏邀擊殲什七八
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違誓渡金沙江攻猛密
取蠻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
變欲劾科科以計解尋稍謫貴州按察司副使思
祿既違誓渡江遂不可制大學士謝遷科同鄉也
科復挾遷勢干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聞使功
不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朝議許之復以科

爲雲南按察司副使科遂勸獻民請兵大舉

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曰言絕域小醜本無叛情
但爲隣惡誑誤以干天法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
得比米魯乞以一子爲土官復宣慰如故大學士
劉健欲許之以爲思祿有官猶可制即無官其僭
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遷復以科故勸劉公弗許
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論曰猛密孟養之亂譬諸蔓草中官樹之文臣引
之閣輔灌之日益滋長雖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
役舉朝皆以爲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

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
失實潞江之敗晟實罪魁第

朝議以晟元勲裔且闢土安南有功復畏法引慝自
殞得蒙贈諡亦已幸矣思仁抗王師殲大將釋而
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
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其言亦
與文達畧同溢美文過爲家狀所蒙第未知國史
所傳竟何稽也

測料竟同辭也

典文垂身何益美文既盡舉州所寒錄未吐國史
言則不節非也三取至公野恐憐王師輟其言亦
不精舉國益甚斯設罪惡數天後主封嶺川壽五
則對美觀益亦已幸矣思斗州王昭進大討鞏而
所舉以爲天壤高且關生與南律女野身志何忍自
大其言正之如邊實異錄

欲言蘇州附送不遠思師道用惟者至新雅也者

蠻夷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慎伎猜禍絕禮讓而昧彝倫惟利所在不顧廉耻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

斷助之即抗到不悔諺云苗家讐九世休言其不
可居解也其人魑結站躡陟崑穴躡荆棘捷如麋
麋班衣左衽或無衿檜竅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
去之挿雞尾于顛負蘭抱弩遇便輒鹵掠豨突箐
中不可疏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
脫之婦人雜海肥銅鈴藥珠結纓絡為飾處子行
歌于野以誘馬郎滄淫不禁仲春刻木為馬祭以
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蘆笙以和歌淫
詞譎浪謂之眺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為聘
貲羸縮貧而逋者遞歲索之即髮種種長子孫不

貫也飲食惡草好以蕎灰和秫粥釀爲臭潘以魚
肉雜物投之曰醕蛆蚋叢嘍以爲珍且矜富羨者
則曰蓄醕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搗銅鼓鬪牛於
埜刳其負者祭而食之大鬱若掌以牛角授子孫
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
爲信爭訟不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
其屬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
以一事爲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
事云云汝負於某其人服則收之又舉一籌數之
曰某事云云汝凌於某其人不膜則置之計所置

多寡以報所爲講者曰某事某事其人不服所爲
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
乃决若所收籌多而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勸所爲
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
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爲筭九殺人而報殺
過當者筭亦如之言語侏離甚者重譯乃解與其
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喻于親弗與漢人
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茫音崩切稱人曰反自
稱亦曰反統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
鼠馬記子午言曰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尚其

一曰開年占卜以雞骨推之視其壘以斷凶吉或拆茅爲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疾也棄之不顧謂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畧同而喪祭異善爲蠱毒蠱無形而毒有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燿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爲崇以其日作蠱浹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則神將蔓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崖鑿竅而居不設茵第措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輓犁以錢鑄發土擾而不耘

男女曬笙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
浩唱謂之鬧戶明年聞杜鵑聲則比屋號泣曰烏
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爲名九姓苗狙詐而饗
詖以元日爲把忌蔽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
爲不祥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二十五日而
解在平樂爲紫姜苗嗜殺尤甚得讐人即生啗其
肉夫死其妻嫁而後塋曰喪有主矣在白納爲賣
爺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鬻之在葛彰
葛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橫掩及骭在牂牁之
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

卧必圍爐厝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
十月望日爲歲首塋不擇日以夜靜時出之云不
忍使其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夭苗緝
木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即以竹樓塋外處之
以號淫者人死不塋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
苗俗之大畧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
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賦之給故其民情
縵土無疆果菴虫蟻食物常足故皆啾窳偷生而
亡積聚不通文字絕先王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
與鳥獸同歸亦可憫也

羅羅本盧鹿而訛爲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
寧谷馬場漕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
爲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畧同而黑爲大姓羅俗
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濟火者從丞相亮破
孟獲有功封羅甸王即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其
先有名無氏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皆以歷代開
國時納土襲爵世居水西號火鬼主其後有靄翠
者仕元爲四川行省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
年與其同知宋欽納土歸附皆授宣撫使六年陞
靄翠爲宣慰使而宋欽仍爲同知頃之靄翠死時

都指揮使馬燁以殺伐懾諸羅爲奢香所陷語在奢香傳中廼立靄翠之弟安勺爲宣慰使子孫以安爲氏羅羅之俗慙而戀主卽霄之赤族猶舉其子孫若妻妾戴之不卽爲讐故自濟火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而白齒椎結眈矐荷氊戴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箠富者以釧約臂悍而喜鬪修習攻擊雄上氣力寬則以漁獵山伐爲業急則以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爲諸酋冠諺云水西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也亦

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
一盂七一枚抄飯哺許搏之若丸以七躍口食已
必滌臍刷齒以爲絜作酒盞而不縮以蘆管啐飲
之男子雉髭而留髯頰人束髮纏以青帶丞報旁
淫醜不恧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
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
同帷第潛合如奔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
俗畧同而飲食惡草盛無杯盤爨以三足釜灼醋
血無論鼠雀舐蟻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
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以善淫名者則人爭

娶之以爲美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敗茶爲業

犵狫一曰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觸之則麻沸而起得人一肉卮酒卽捐軀與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橫圍腰間傍無襜積謂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犵狫紅布者爲紅犵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塋置之厓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爲打牙犵狫慄悍尤甚善斂百物之毒以染箭刀當人立

行遠紀
九十
成茂
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拆其二齒投
之棺中云以贈永訣也在新添者爲剪頭狝狝男
女蓄髮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狝狝者
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盥得獸即咋食
如狼

狝狝其俗與狝狝畧同掘地爲爐厝火環卧不施
被席以牛衣籍之死則男女群家悅尸而座之云
爲死者避壓也

狝狝一曰楊黃其種亦夥石旰施秉龍里龍泉提
溪萬山之界徃徃有之生理苟且荆壁四立而不

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
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笥柳以漁獵爲業元宵端
午架鞦韆群戲遂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
死則焚其衣服殍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仲家椎髻躡蹻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
筴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髻若冒絮之狀長裙
細績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
青衣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蝦
而禁禽獸之肉塋以傘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
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

擊以爲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即誇張言諸葛武侯
所載者富家爭購即百牛不愜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爍時楚子徃徃
蠶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氏風
俗畧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
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袪將嫁男遣人徃迎
女家則率親戚簪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進
盥於姑舅夕則燂湯以洗三日而罷喪塋飯蔬飲
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者蔡家在底寨者
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

男女吹木葉而索耦人死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蓋徙笮駝氏之裔訛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
佐者獨蕃恣唯懷諼難與約來好依深林薦莽之
間狙伺圍奪急則鼠竄貪而善讐常以盃羹爲人
犇命責逋負秒忽不能弟忍近溪者善入尾灑祿
魚鱉滑若蠍獺尾灑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
而不冠婦人班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以薏苡
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仔旋躍而擇
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

終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
曰也昇之幽崑祕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龍
家與狝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
緇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笄束之在寧谷西堡之
間者多張劉趙謝四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
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
龍家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
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丹家卽笮丹氏之裔今酉陽烏羅部落之長名丹
姓者一曰丹家蠻詬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於沿

河佑溪婺川之間跋扈不讓尚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砂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辯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灯而入鑿厓石而採之白石若礬謂之砂床其良者若芙蓉箭簇簌簌迸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末以燒汞為朱謂之心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徃徃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砂汞有毒氣能殺人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術士能凝汞成銀鍊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迺今採者纍纍橫死無筭也仙壽之說安所徵哉

契人漢爲犍爲郡唐爲于矢部蓋南詔之東鄙也
今爲普安州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契言使偏寄
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番呪祈禱輒
驗多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奢稍淳而易治聲音
風俗與南詔畧同謂其酋長曰法頭目曰陶猛謂
虎曰金羅波

尚人一曰尚蠻散處於牂牁舞溪之界在辰沅者
尤多言語侏離尚讐而善殺惰于耕作男子科頭
徒跣或吸木屐以鏢弩自隨暇則吹蘆笙木葉彈
二絃琵琶臂鷹逐大爲樂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

綉一方若綬曾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
身爲飾富羨者以金環綴耳纍纍若珠貫也溽暑
男女群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爲絮男女好拋毬相
譁偶意者奔之謂之偷香飲食不食塩醬人死以
尺帛裹頭爲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論决之號
曰鄉公

徃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
蜀皆有之椎結斑衣燒鐵石烙其跟蹠以油蠟沁
之重趼若鞞婦人黥面爲花卉蜻蛉蝴蝶之狀蹋
歌而偶奔者八崑崙插柳辟人嫁則荷傘懸草履

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采竹木爲屋綢繆而不
斷繩樞篳竇覆以青茅樹畜粟豆羊牛雜以爲餉
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爨草具毛血淋漓雖
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酗爲樂耳不知世有珍
羞之和黼黻之華也山田瘠墉十歲五饑急則隳
突漢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攻剽墟落嗒踉篁薄
中飄忽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者
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啣刀而手射人矢盡
便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膽礬苜
香草菓檳榔諸藥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縵

土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徭賦者此焉連藪滑
雜夷中爲之通行囊橐鄉導分受鹵獲結黨既夥
則公墮城堡劫官寺故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
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厯矣史氏槃瓠之說雖
恍惚難稽然徭人皆槃姓者或訛而爲盤云

僮人散處慶遠南丹奉議都康之間蓋唐時所稱
黃儂諸賊也鬲絕阨隘爲徭人外潘宋時酋長莫
氏納土入貢遂授安撫使使世其職羈縻之僮人
始稍稍與漢人往來遂蔓延嶺海廣之東西皆浸
淫眈伏與徭雜處風俗畧同而生理尤一切陋簡

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搏飯掬水而居室茅緝而
不塗衡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
欄善爲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炙飢骨立盡雖
狸人亦重畏之不敢忤視又善爲蠱毒五月五日
聚百虫于一噐令自啖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
不死者又爲飛蠱一曰挑生一曰金蚕皆鬼屬而
毒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于飲食內之令人
心腹絞痛面目青黃吐水而沉含黑豈脹而皮脫
嚼之不腥易以白礬其甘若錫治之以歸魂散雄
硃丸稍差耳

獠人古稱天竺咳首焦僂跛踵穿腫儋耳狗軛旁
脊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
花面白衫赤視之屬凡二十一種今嶺表左右及
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
各以其黨沿習不一好依深山以射生爲活雜食
虫豸以鼠子未彘者啖以崖密嚼之跳躍唧唧有
聲號曰密唧以爲珍具無版籍部勒每村推其長
有智者役屬之號曰火郎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
言百姓也歲首則火郎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
布而禱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

正月兩二月旱占以不忒餘俗大畧與徭獠同之
黎人隲蠻也今爲瓊厓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
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後稍同
編氓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
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尚尚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
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笄笠爛衣
有裙而無袴春時笄女戲鞦韆以誘散子攜手蹋
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爲蟲蛾花卉
名曰綉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爲錦釀酒多雜榴
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

啖生牛肉以表哀痛塋則鼻櫬而行前以雞子擲地不破即爲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嘉肴欸曲即親朋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磬欬爲忤便握刃相戕時時剽掠省界爲害也

蜃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涘謂之水欄以漁釣爲業辯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余水採珠螺以繩引石縋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

之觸得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
則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
深目猥喙以採藤捕蠟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
又曰盧亭云

行邊紀聞

終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遞作獎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而匡弼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魑魍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之政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相依周轉振古以還四隅之地西北爲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于朝鮮卽爲嘉域而淮徐之區擯爲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革祝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于江淮之閒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

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閉于昆明元始拓土然直
羈縻之而已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
氣化漸開則文風漸被若旋風之披拂首西北而終西南者
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楚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
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吏
之日乎

原序

余承乏藩臬者十餘年而宦履所經半涉炎徼炎徼之政少催科獄訟之擾其卒然隳突驚心駭目者多夷情而夷情之尤掣肘者在乎土酋獷悍抗敗王略效尤習惡逆節比起法令格鬪而不行駸駸乎尾大不掉之患雖欲羈縻漸不可得以治理論之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若谷永守鬱林而烏潯內屬李靖撫嶺南而遠夷悅服若我朝沐英寧王鎮雲南而滇酋按堵黃忠宣公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遽叛皆由此選也今之仕者率樂中原而厭遠方一閱除書有遠方之命卽索然沮喪無復用世之志秉鈞者因而

循之遠方之吏半出遷謫之科不然則樸懦無援者也夫遷謫者抱憤躁之懷樸懦者無統御之略措鈍器于盤措之交難乎其解矣譬諸一身中原心腹也遠方四肢也四肢有疾而委之庸醫善攝生者固如是乎故遠方之吏非廉不足以彰威非信不足以立約非才識不足以排難解紛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練兵機也自余涉炎徼而所聞若干事皆起于撫綏缺狀賞罰無章不肖者以墨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徼名二事殊轍而同敝卒致干戈相尋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膏血上貽廷議之軫憂良可歎也間述所聞著爲此書凡一十四篇大方伯希齋陳公見而喜之曰其事核其言詳不虛美不隱惡是可梓而行也且

再三強余序諸首簡以宣著作之本指夫公之有取于是書者
豈直以文字之華哉無乃以其有關於政紀也况公行有節鉞
之賜萬一開府南陲展是書而覽之則鑒昔愼今之餘或少裨
于幕議云耳是爲序嘉靖三十七年夏五月錢塘田汝成撰

（This section contains the main body of the text, which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I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vertic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跋

右行邊紀聞一卷。明田汝成撰。汝成錢塘人。字叔禾。嘉靖間進士。官廣西右參議。分守右江。甚著政績。遷福建提學副使。博學工古文。長於撰述。歷官西南。諳曉邊務。千頃堂書目地理類著有炎徼紀聞四卷。四庫提要亦作四卷。實卽是書。昭文張海鵬曾刻於借月山房彙鈔。是書爲嘉靖丁巳刻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借月山房本較此本多自序。及書尾論曰一條。茲彙錄於後。然四庫本及借月山房本。卽由是書所出也。明代西南之患。苗獠爲烈。苗獠散處四川雲貴廣西各地。而以廣西思田岑氏大藤峽藍胡侯槃四族爲最強悍。負固自守。屢平屢叛。迄無

定局。正德間。思田土酋岑猛爲岑璋所害。餘黨盧蘇王受復叛。總督姚鎮不能定。乃詔新建伯王守仁往討。馳赴南寧。受蘇受二酋之撫。立岑猛之子邦佐爲武靖知州。連破大藤峽。八寨。仙臺。花相。諸洞之蠻。猺亂乃平。未幾而有嘉靖間大藤峽侯公丁之變。又起。副使翁萬達廉得百戶許雄通賊狀。乃屬右參議田汝成往治其事。旣斬公丁。大軍乘勢前進。連破諸猺。藤峽復平。汝成馳驅兵間。周旋贊畫。凡兩閱歲月。迺以耳目之所親。經畫之所具。以次錄之。首廣西岑猛。岑璋。斷藤峽。次貴州奢香。安貴榮。阿溪。阿向。雲南棘。爨。麼。步。禿老。諸蠻。而以猛密。孟養。蠻夷。羅羅。犵狁。狃獍。諸族終焉。其記思田斷藤峽諸苗。較明史尤爲詳。

盡而斷藤峽者。當明憲宗時。爲浙江參政韓雍所破。改大藤峽爲斷藤者也。王文成之破思田。恩威並濟。有用兵十害。招撫十善之議。因請於田州復設流官。別置十九巡檢。並受於流官知府約束。此卽改土歸流之說也。明代苗獠之患。明史稱「由規模草創。未嘗設立文武。爲之鈐轄。聽其自相雄長。雖受天朝爵號。實自王其地。以故終明之世。常煩撻伐。」其說甚當。文成之議。實早見及此。乃汝成謂「新建伯受鉞專征。事出姑息。」並云「翁仁夫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參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蘇受大憝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

也。至詈文成「蔽奸罔上。失諸夷心。此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蓋汝成在文成征苗之後。故不惜詆諆前哲。以揚己之功。則純為紕繆之說。無傷於日月之明。然汝成之削平藤峽諸獠。載在明史。其功實不可沒也。安陽謝國楨

汝成在文成征苗之後。故不惜詆諆前哲。以揚己之功。則純為紕繆之說。無傷於日月之明。然汝成之削平藤峽諸獠。載在明史。其功實不可沒也。安陽謝國楨